

雪樵經解

七

禮記集解卷一

壺川瀛世瀛雪樵采輯

邦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禮記

初學記漢宣帝時后蒼著說禮子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戴德及德

從子聖德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

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釋文戴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即隋經籍志所謂劉向

考校經籍得河間獻王所獻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

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非刪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蒼只有九篇無一百

八十篇俱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通考俱從隋志但初學記本唐明皇時徐堅撰在隋志釋文

二書之後不應乘異恐別有考據其曰馬融加三篇者亦必非臆說也

曲禮上鄭目錄云名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也如祭祀吉禮也喪荒去國凶禮也致賓朝會賓禮

也兵重旌鴻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贊納女嘉禮也此于別錄屬制度以類繁重大分爲上下吳氏澄謂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通言曲而當皆同此義呂

氏大臨則以今所傳儀禮者經禮其篇未稱記者記禮之變則曲禮也葉氏夢得亦謂經禮其常曲禮

其變朱子皆非之惟芮氏城謂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至纖至悉處儀禮固不

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說較諸家爲長蓋成周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

見聞得卽錄之名曰曲禮謂庶乎識小之意云爾然上下篇中不但詳其威儀并聖人制禮所以委曲

繁重之故并君子行禮所以周旋曲當之源亦莫不表而出之乃古人設禮之微旨吳葉二家謂爲記

禮之變宜朱子之駁其失也

毋不敬四句禮之爲禮敬而已矣故曲禮以此發端鄭氏康成謂行禮皆須敬是也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

坐思者貌必儼然也安定辭審言語也哉歎美辭安民哉言正已而物正也孔氏穎達以爲此明人君立政

之本程子亦以此指君德言蓋皆泥于安民哉一語朱子謂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

辭敬者之言安民哉則敬者之效也不專主君上說蓋以敬字是徹上徹下之道帝王此敬士君子亦此敬

首一句本包得下二句意其必又着下二句者

欽定禮記義疏謂以入德言則存養溫而難于入手

且于言貌上用力所謂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以成德言則至德淵涵處無可形容於言貌流露處易見所謂有諸中自然形諸外也顧此則范氏祖禹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之說得之孔程但就人君言拘矣

賢者狎而敬之二句 鄭注狎習也近也心服曰畏孔氏正義申之曰見賢者附而近之習其德蘊然朋儕易褻又當敬之賢有德行心所畏服必常親愛不可疎之朱子云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案如孔氏則是謂人當敬愛賢者下四句又當各自爲義如朱子則是指賢者之能事言與下四句一例黃氏曰抄主朱子說 欽定禮記義疏經文賢者二字提起蓋其辨既精涵養有素所以接于人者皆出于大公處于己者不膠于一定也接人句指狎而敬之二句言可見孔氏云云爲非是矣

積而能散二句 鄭注積謂已有蓄積能散謂見貧窮者則當散以贖救之安安謂今已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蓋則不務自封而吝山即大學所謂以財發身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即上論所謂義之與比皆中道也劉氏彝則以爲積其學而散之政上也積其財而散之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國欲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應氏鏞以安爲仁之順遷爲義之決說皆與注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二句亦只是不私財不懷居之意朱子雖安安而能徙義正謂不貪便安而能徙于義非謂今于安而又當日進也觀此則劉應二說未免過于求深矣

很母求勝二句 很闢很也孔氏正義小小闢很當引過闢已不可求勝分謂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已故戒求多母者禁止之辭很母求勝馬氏晞孟以爲君子所以懲忿也分母求多以爲君子所以安分也說尤簡明蓋很固有勝負之理然務求勝則爲闢很矣分固有多寡之數然必求多則爲過分矣况闢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不明且有苟得蒙恥之羞故不可以不戒也很諸家皆闢已說惟王氏子墨以爲待小人以君子何所不名彼很也而求勝之則隘矣此以很爲指他人之很言文分子之義如孔氏常讀如字如諸家則讀去聲意雖小殊而理可互足二者之弊皆生于有我耳有我故與物爲敵必至于好勝有我則不知天必至于不安分此克己之功所謂無時無事不當致其力也

禮不妄說人二句 鄭注以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不辭費爲傷信毛氏信卿陳氏瀚皆從之孔氏穎達以爲

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爲人當言行相副有言無行則爲辭費此說雖異然說字猶作喜悅之悅辭字猶作言辭之辭至吳氏澄則謂說人與禮弓稅人同言以物與人入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也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辭同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此即胡氏銓禮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之意以朱子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于人辭達則不貴于多之言正之似從鄭氏爲長然吳胡二家所言于語意尤顯豁可存之以備一解

不好狎一句

不好狎句鄭注云爲傷敬也人則習近而好狎孔氏正義賢者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

于敬則是好狎焦氏循禮記補疏謂注中習近二字解狎字敬即在狎字內狎之正所以敬之蓋惟其爲賢

人斯可以習近爲敬若不問其賢否概以習近爲敬則是好爲習近苟于敬人爲好狎亦爲傷敬故云人則

習近人則二字解好字也傷敬謂傷于用敬猶輕死謂之傷勇輕與謂之傷惠耳正義說非注義矣案鄭注

賢者狎而敬之句云狎習也近也習近字專解狎字故此狎字注亦以習近解之然好狎本泛言蓋好狎爲

字承上起下狎與敬明是兩義焦謂敬字即在狎字內殊骨突且注明云人則習近而好狎單摘人則二字

爲好字注脚亦不成文理惟以不問賢否而習近之爲好狎斯足以補孔氏之疏矣

禮聞取于人二句

禮聞取于人二句朱子謂與孟子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語意相類取于人者爲人所

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所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以易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之文觀之朱子之言實至當不易乃諸家自鄭康成舊說取于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

身外有以上二句言尊君之禮謂君道當爲人取法不可取人爲法者朱氏申也有以爲爲仕言謂當自重者楊氏鼎熙也以取于人謂以身下人取人謂屈人從己者胡氏銓也至周氏戴氏又以爲即可以取可以無取之意言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于我不可我取于人紛紛異議各持已見欽定禮記義疏案事有兩端故本文用兩禮字提起意止一樣故朱子合言之若鄭謂制服其身與往教不類朱氏謂君不可以人爲法于義尤悖周氏戴氏以取爲取財則聖人公溥未必能以一人之財給天下之求也

宣學事師二句 宣鄭注訓仕孔疏引服虔云宣學也是學職事爲官也熊氏安生分宣學爲二宣謂學仕宣

之事學謂學習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說尤該備非禮不親者呂氏太臨謂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

學之意不誠則情不親而教不得行矣戴氏溪亦謂禮主于分分主于嚴然案宣游字雖古人常語而直以宣學爲即

親也惟吳氏澄以宣學爲游學謂離家遠出臣服于師如仕宣然案宣游字雖古人常語而直以宣學爲即

游學之義恐不可從蓋此二句是明事師者之不可不以禮耳 欽定禮記義疏白虎通云弟子有君

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敬而親之此事師之在乎親也惟有禮則恩義兼盡所謂無犯無隱就養無方于

敬畏之中見愛慕之篤故能傳道授業而解其惑也

擯節二字 擯古訓聚鄭注云猶趨也陸氏釋文趨音七俱反就也向也孔氏正義擯者趨也節者法度也言

恒趨于法度也段氏玉裁校本謂趨同趣疾也音促非趨走之趨王氏經義述聞以爲釋文誤解趨字正義

并誤解節字殷氏趨音促是也而訓趨爲疾于義尚有未安恭敬擯節退讓六字平列恭與敬義相因擯與

節義相因退與讓義相因而擯節與退讓義亦相因擯之言損也故趨當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管子五

輔篇曰整齊擯節以辟刑戮尹知章注擯節也言自節而卑誦也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擯衣服是擯與節義

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儻楊倞注儻與擯同卑退也是擯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案黃氏炎以裁抑自

居確守持盈之戒訓擯以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訓節亦是此意 鄭注趨字舊解多誤得述聞之辨旨

乃豁然擯字古文通尊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贊浦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尊祖本反引曲禮恭敬尊節

蓋古字多假借故荀子作儻而漢書作尊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一句 此句之旨諸家訓解不同句讀亦異呂氏大臨馬氏晞孟皆以是故聖人作

爲禮以教人爲一句謂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間耳

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此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陸農

師則以是故聖人作爲句朱子取之陳祥道禮書遂謂于明禮言君子于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同意又曰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也 欽定禮記義疏謂于聖人作絕句朱子亦偶有取于

陸農師之說耳其實不必然也樂記一言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綱紀一言然後聖人作爲桃鼓棊

揭鐘磬可於作字絕句乎觀此則陸氏說非定論而陳氏之分作爲爲兩義尤不免失之鑿矣

太上務德 太上係皇之世其次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鄭孔言上古大道爲公施者不望報故可不尙往來正見後世務施報而禮之不可少也劉氏彝謂太上其次係其人不係其時吳氏諸家以貴德爲安而行之務施報謂利而行之或又謂太上是自然之理其次是勉然之德此仁與怨之分則反似尊太上而卑施報矣善乎馬氏瞻孟之言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蠶蠶而不倦也若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亦有時而息矣

五十曰艾一句 艾鄭注訓老正義云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陸氏釋文艾音五蓋反者也謂蒼艾色也此主正義又云一音刈治也則推廣言之劉熙釋名亦訓艾爲治謂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後儒馬氏晞孟朱氏中皆用治訓謂艾之爲物久而可療疾五十舊德可服官政以治人故曰艾也朱子則又訓艾爲養數說不同案老字之文从毛从化艾色蒼白始欲化也下文六十曰耄指使七十曰老而傳耄至也已至化也老則毛化之成也艾者老而成德其髮色蒼白可以養人可以治人故可以服官政然則訓養訓老訓治義雖不同而意未始不一貫也若北史熊安生引申候運衡堯年耆艾及中候纖準哲云仲父年艾注皆云七十曰艾則艾者年老之通稱又別是一義不可據彼而正此也

八十九曰耄一句 八十九曰耄耄鄭訓皆忘引春秋傳老將至耄及之之文爲證孔疏人或八十而耄

艾鄭注訓老正義云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陸氏釋文艾音五蓋反老也謂主正義又云一音刈治也則推廣言之劉熙釋名亦訓艾爲治謂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孟朱氏中皆用治訓謂艾之爲物久而可療疾五十舊德可服官政以治人故曰艾也朱子則數說不同案老字之文从毛从化艾色蒼白始欲化也下文六十曰耋指使七十曰老而傳耆也老則毛化之成也艾者老而成德其髮色蒼白可以養人可以治人故可以服官政然則訓義雖不同而意未始不一貫也若北史熊安生引申候運衡堯年耆艾及中候纖準哲云仲父七十曰艾則艾者年老之通稱又別是一義不可據彼而正此也一句 八十九十日耄耄鄭訓皆忘引春秋傳老將至耄及之之文爲證孔疏人或八十而耄

八十九曰毫一旬

八十九十曰耄耄訓皆忘引春秋傳老將至耄及之之文爲證孔疏人惑八十而耄

或九十而耄故立

言陸氏釋文謂本或作八十曰璽九十曰璽曰璽二字殆後人妄加之錢氏曉徵曾問據

毛詩訓故傳許氏說文劉熙釋名王肅易注郭璞爾雅注皆作八十曰耄鄭注易大靈之嗟亦謂年踰七十

鹿毛許義近謂曲禮曰鑒二字當是古本而以陸德明後人妄加之說爲失之王氏經義述聞又列五證以

非錢氏謂射義之臺好禮鄭注但云耆臺皆老也不云八十四臺下文旂期稱道不亂注云八十九十四旂

正與今本曲禮同則鄭所見本無曰蓋二字其證一也大雅板蕩國戮言寒左傳走夫蓋矣周語爾老蓋矣

毛傳及韋杜注云八十曰耄若曲禮古本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則八十尚不得言耄毛韋諸儒何以皆

云戶十日奉其詔二也秦風車鄰傷八十曰蠶豆義云蠶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傳九年左傳注七十曰蠶王畿云蠶之三月而既用之由蠶二一日名附能以蠶說名故以爲七一星由蠶云無日蠶三故曰飛三文

正義云書之年齒卽無明文曲禮七十曰耄爾雅以耄爲老故以爲七十是曲禮本無曰盡字故曰無正文
用文其登三也襄風五經專雅凡三三篇生同差釋言主之就文翠者同立以八一爲義而雅凡三篇也

無明文其證二十七孝風車舞傳勵力三王肅治師雅雅言及詩文雅名園並以八十爲壽而勵力三品

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則並以七十爲壽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又以六十爲壽蓋惟曲禮本無壽又是以諸家說各不同其證四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注六十稱壽七十稱老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今曲禮作七十曰壽與此異是徐彥所見本作七十曰壽與今本不同故云與此異也此字指七十曰老而言若徐所見本作八十曰壽則是八十九十曰壽之異文不得言與此異錢謂疏文本作八十曰壽轉寫者誤八爲七乎射義耆壽好禮正義亦云六十之耆七十之壽是徐彥本自作七十曰壽非八十曰壽其證五也案此辨至爲詳盡後儒猶有據說文老部年八十曰壽从老从至九十曰壽从老从壽省之文謂當以有曰壽二字爲正殆亦未之深考而已矣

若不得謝一句 謝鄭注云猶聽也謂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尙壯則不聽耳孔疏君若許其罷職必辭曰在朝日久劬勞歲積不得聽是其有德尙壯猶堪掌事宋元以來多從此訓惟惠氏九經古義謂謝猶去位也引說文謝辭去也及楚辭大招篇青春受謝王逸注謝去也史記蔡澤謂范雎四時之序或功者去以證謝當訓去王氏經義述聞則謂謝當訓謝告據成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魯語作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是謝即請也襄三年傳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而請老即告老襄二十六年傳使夏謝不敏即告不敏也案注疏說解釋迂回且以國策靖郭君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之之文觀之是聽與謝異義惠氏王氏所論俱較注疏爲長而惠本說文辭去云云尤覺直捷蓋言辭去則請老告老之意皆包舉其中矣至顧氏以謝訓序雖本離騷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爲言而序字義晦不得以非臆說而從之也

越國而問焉二句 越國而問二句諸家訓解不同有以越國爲猶他國問謂他國來問已國之君必告之以其制謂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于老賢而稱國之舊制以答之者鄭康成孔穎達也有以越國爲老者有事越在他國而他國問之者王安石也有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既賴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事之本未施爲者張子也有謂鄰國越疆而問此老者以事必當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始可與之謀蓋以其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此陳氏櫟之說也紛紛聚訟以文勢求之似張陳二說于情事爲近如鄭子述官紀子產述黃熊實沈之神孔子述汪罔氏之守皆問于鄰國之臣之切證是往問他國與他國

來問皆可云越國也告之以其制亦當如張子及陳氏說若注疏云云殊覺迂迴而難通矣

三賜不及車馬一句 三賜鄭注以爲三命謂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不及車馬卿大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於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于君也孔氏正義不曰不受而曰不及者心不及乎此也呂氏祖謙亦謂車馬不受者蓋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却不同惟車馬則偏近父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胡氏餘吳氏澄則訓賜爲與謂車馬重物有父母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此以三賜不及車馬爲即坊記所云饋獻不及車馬之意兩說不同王氏引之力主胡氏吳氏義謂三賜者多予之辭約言之爲三耳猶論語言三仕三已三以天下嚮也賜予雖多不及車馬不敢自專也案逸周書太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引禮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謂此賜必白玉然後行可知據此則以爲人子不敢私以車馬與人禮家舊注或如此解吳胡之訓誠爲可信然人臣宣力國家功效應科于法得賜而辭讓而不受是不以成功自居尤爲人臣人子之盛節鄭孔云云正不得以其有改字之嫌而疑爲非禮意也

立不中門一句

中門鄭注謂根園之中央孔氏正義門中央有園兩旁有根中園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

當之而立也爾雅釋官根謂之楔郭注門兩旁木也其在地者謂之園字一作桌郭注即門槩也李如圭注由園右句云園者門中所築短木在地者也門只有一園也賈公彥禮疏獨云門有二桌焦氏循禮記補疏主之引玉藻君入門介拂桌大夫中根與桌之間士介拂根鄭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來桌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之文謂夾桌緊承君嘗雁行緊承上介嘗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于上介君行西桌之閒上介隨君後而當桌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根桌之閒士介隨大夫而當近根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桌之門大夫行根桌之閒根桌之閒非中門也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爲根桌之閒不知根桌之閒與根桌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鄭注根桌之中央謂兩根兩桌之中央也案此以一門界而爲三當用兩桌故謂中門爲中子門而疑孔說爲非鄭義考朱子儀禮釋官云中閭屋爲門門之中有園亦無二園之文又公事自面西私事自園東注云公事聘享也私事餽面也疏謂自園西用賓禮自園東從臣禮然則東扉是主出入之道西扉是賓出入之道諸侯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賓至乃啓君臣出入皆于東故曰臣統于君孔疏本不誤如焦氏說是君由三門之中一門豈賓至時

主由中門而賓獨自西門入乎抑主入東門賓入西門而虛中一門爲不由乎虛而不由則君出入中門之文不成贅設乎徒因大夫中橫與臬之文相牴牾遂力主賈氏非的解也況此節之旨是泛論凡爲人子者之禮即使君有三門門有二臬卿大夫以下安能同之故當以鄭注不敢當其尊一語爲要義紛紛辯說存而不論可也

祭祀不爲尸一句

尸祭祀之時所以象神者也宗廟及外祀皆有尸此尸則專指宗廟之尸言也不爲尸者

陳氏櫟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父在而已爲尸父將北面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爲也考祭祀之制惟主祭者有北面事尸之禮餘子孫與祭者俱在阼階之東西面陳氏所云亦就其大概言之耳然其父既在與祭之列即不可以爲尸故朱子謂尸用無父者爲之

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

夫士尸以無爵者選君也又必擇無父者爲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

祝尸入即席東面坐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爲尸亦不敢當尊之義也

紡子常視母誑一句

鄭注視今之示字常視母誑言小未有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母欺誑孔氏穎達曰

小兒常效習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此以當視母誑爲二義對舉之辭也陳氏潛禮記集說

謂常視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則句只一意案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習于僞則爲惡易而爲善難必

常示之以正勿使欺誑斯日見日聞不習于一毫之僞然後機詐不作而真純可全其誠若固有之矣是陳

氏說與注疏雖小異而義仍一貫也其不曰教而曰示者蓋教止于言而示則以意旨有盡意無窮也至母

誑之義先儒多引孟母買肉事爲證呂氏祖謙駁之謂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乃成兩誑見與黃氏震駁

負劍辟咄詔之二句

口耳之間曰誑負劍謂挾之于旁故孔氏以爲長者或者負兒之時而

與之語當傾頭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習爲之習向長者屏氣也夫童

子能行能對則非懷抱者比或負之背或帶之脅俱于情事爲近若劉氏彝所云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首

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于脅下則如帶劍然是以負圍童子劍屬長者已與注疏異

然劍字猶作陽文忠瀧岡阡表劍汝而立于旁之義至黃氏震謂長者或負劍不便屈身但劍就近耳

謂之則直以負劍爲帶劍然與舊說之作譬况者相遠矣近洪氏讀書錄鈔猶力主此義謂傾頭與語劍礙于旁故必負其劍然後詔之引史記刺客傳王負劍以爲古人無不負劍之證亦好異之過也

將適舍二句

適舍謂行而就人館也求母固者謂將適館舍凡有求于主人不可有固求必得之心也鄭注

固訓常謂求主人物不可以齊常或時之無引周禮士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爲證陳氏櫟則引

或說將欲就而退舍長者或留之不可固求必退吳氏澄又以爲暮而求館舍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取

必求適意之所 欽定禮記義疏云鄭訓固爲常所引周禮亦不類若謂不可以我常如是而求必遂

則可耳又經文由適舍而上堂由上堂而入戶由入戶而即席是適舍者乃自外入非從內出也陳氏謂先

生長者未許而固求必退則似身在戶內而出就館舍吳氏謂暮而一宿又似旅行投宿與下上堂入戶皆

不類據此則固字當從黃東發作固必之固訓而適舍亦斷當作就人館舍言乃于義無牴牾矣

由園右一句

園門槩由園右鄭注云臣純于君也孔氏穎達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

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于君故出入君門恒從園東陳氏祥道以下皆從此說近王氏引之據玉藻閨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之文謂左扉者在東之扉也吳語乃闔左扇填之以士章注閉陽開陰示幽也左

扉在東故章曰閉陽也東扉曰左扉又曰左闔則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矣夏官司士王儀故士虎士在路

門之左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內則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亦以東爲左西爲

右何獨于門中之槩而以東爲右西爲左乎由闔右當爲由闔左字相似而誤耳案古人凡言左右皆據人

主南面而言故東爲左西爲右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疏云自闔西用賓禮自闔東從臣禮蓋諸侯西一

門常掩惟聘享賓至乃啓之平時君臣出入皆于東扉故云臣統于君王謂右字當係左字之訛蓋爲有見

但園右果本作園左則由左乃是常禮經何煩特出此句竊意饒雙峯大夫士出以闔西爲右人以闔東爲

凡與客入者一節

言客者適貴賤也每門不一門也諸子客鄭注云下賓也寢門取內門也請入爲席正義

云嚮已應正席今客至內門請先入數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禮更宜視之辭有三

再辭曰固辭肅鄭訓進謂進客爲道之陳氏櫟呂氏大臨以爲俯首揖客之名即周禮所謂肅拜是也江氏

慎修以此節舊說爲未當謂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二句連讀此主人爲謙謹之詞猶曰謹先布席敬

逆吾子云爾非真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迺客也客固辭卽是辭其入爲席主人先爲致席之辭客對之若曰不敢以辱吾子主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爲儀也敢固以請客又辭若曰某也賤不足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肅客而入矣案此解實較鄭孔爲優若非如是則主人旣入爲席然後出迺客客猶固辭將辭而不入乎禮一連讀折調之間而意義遂則益可見昭嘑者之不可幽禁從事矣江又以此客爲入內門坐而講說之客若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是執贄始見之客皆禮皆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留坐之事故無此禮此說亦是補先儒之所未備

級聚足二句

拾鄭康成謂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

則涉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

不相過重踐踏也孔疏拾級聚足者上階也連步以上者上堂在級才在堂後足不相迫故云連步沙而升堂故云以上此正解也蓋階非一等僧步則有蹉跌之虞故每涉一級必聚其足然後再升敬事者當如是耳呂氏大臨乃訓拾爲更拾級聚足謂左右更上也以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觀之拾固有更義然果左右更上則散步而非聚足矣顧與經文相背胡氏銓又訓拾爲擡謂拾物者必俯今躡等級俯首視地若拾物然故曰拾級此讀拾如字不知古書皆傳鈔聲近者易誤拾與涉皆一聲之轉故訛涉爲拾鄭讀非破字也若作擡拾之拾爲俯而視地之意則東階西階賓主兩不相顧恐非禮也此鄭孔說所爲不可易歟

授立不跪二句

授以物授人也不跪不立鄭注云爲煩會者俛仰受之孔氏正義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

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俛受者尊者形短卑者得跪以授之讀書憲鈔據釋文云授坐本又
作俯仰送謂注疏不釋授坐二字當從釋文作俛仰不立爲是案鄭云爲煩尊者俛仰受之俛字承不跪
言仰字承不立言謂授立不跪者爲煩尊者俛受也授坐不立者爲煩尊者仰受也語意本極分明孔氏雖
未釋授坐不立然曰不得跪煩尊者俛受則不得立煩尊者仰受自可互文見義其尊者形短云云蓋又推
類以盡其變亦非不釋授坐二字也至釋文所載或作俛仰不立當是傳寫者沿鄭注俛仰字而訛爲正文
洪氏不此是正反欲據之以改久定之本其亦惑而已矣欽定禮記義疏云古人跪與坐皆兩膝着
地反蹠坐其上而以股就之謂之坐伸腰及股而挺身直起謂之跪跪以致敬而以物授尊者則禮有不同
當尊者立之時則不必跪若當尊者坐之時則又須跪而不立皆以便于受者爲禮也讀此洪氏之蹠益見

矣

率席如橋衡一句 鄭注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率席如橋衡謂席橫率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孔疏衡

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率席之法故云如有首尾陳氏櫟亦以橋爲桔

槔自胡氏銓有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之說應氏櫟遂以橋爲橋梁衡訓平謂橋橫于水至平而橋之橫

木尤平率席者平正無欹其狀亦然朱氏申又以衡爲櫟衡如橋言率席之高如衡言率席之平皆與櫟解

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淇梁造舟爲梁孟子徒杠與梁是梁或名杠

不名橋也史記禹行山乘橋亦作櫟蓋直輻車股紂鉅橋蓋積粟倉士昏禮筭加于橋蓋橫格架是古名橋

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爲橋殆自秦始又衡字與橫字通用不止權衡故衡有取于平

者如上衡中衡有但取于橫者如夏而橋衡率席必橫卷之而微有低昂則低右昂左不必正平亦不能使

兩頭屈下矣是鄭說爲是胡櫟諸家易之反多誤也

席間函丈一句 席間席間鄭注云猶容也講問必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爲杖孔氏正義布席中間相

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

也丈或作杖王肅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案鄭注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云間猶

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是鄭之意以文王世子之遠近間三席爲即曲禮席間函丈故國

訓容間亦訓容其兼及或作杖一說者以古書字多異所見本有以丈爲杖者初不以之爲是也王肅注

經好與鄭異見鄭之所棄反取作正解不知一丈爲三席之地其間遠近有度若杖則短長靡定所謂容杖

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語本骨突正義乃云二家可會經義雖記誤其失之不審信乎其

不審已陳縉集說又以兩席取中間空地爲一丈亦非是蓋曰函曰間俱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合兩席計之

共成一丈也

母儻言一句 儻鄭注云猶暫也非類雜也孔氏穎達謂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暫然

非類相雜也又據詩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謂漸漸即嘒嘒衆石之中特高銳而出其名爲卒即以其猝

然也猝然銳出于衆中是亦非類相雜而儻互不齊也長者言未及已而猝然以言銳出自見猶石之銳出

爲汗字之訓則鄭注當作汗字非汗字也蓋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下言據飯其明徵也禮言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時撻其手乃食恐撻之而有澤爲人所穢也呂氏大臨諸家皆如此解惟橫渠張子謂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此以澤作沾濡之義考古惟飯黍用匕餘則未聞有物以取之者也張子此論疑未足據

餽餘不祭三句

餽餘不祭三句孔氏頤達謂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餽凡食餘悉祭惟父母得

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此用熊安生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餘夫餽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燕飲有餘夫得食之之說也戴氏溪則謂餽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義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兩說不同朱子以爲祭只是祭祀之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餽餘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雖妻子至卑父與夫亦不以祭之也此以下二句仍承上句說

皆以祭爲飲食之祭

故難說如廟中餽鬼神之餘皆祭日中而餽亦祭故此節斷當以朱子說爲正

笑不至矧一句

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陸氏釋文矧本又作哂禮記補疏說文笑不壞頤曰矧廣雅哂矧皆訓笑一切經音義哂字書作哂或作哂引三省云哂小笑然則哂乃矧之假借此注訓矧爲齒本中曾大

笑則見蓋讀矧爲哂之假借不以爲哂經稱笑不至矧是微笑不大笑若矧爲哂而曰不至哂則是不微笑不微笑直是不笑不得云笑不至矧也案此辨頗細但說文矧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謂矧即古哂字不

僅屬假借也

故爲笑不壞頤亦必不見齒本釋文謂本又作哂緣二義不甚相遠故古用相適且此節之義本言父母有疾憂思難忘故笑不至矧終不至嘗學者亦會其意勿泥其文可也

水潦降二句

水潦降不獻魚鼈鄭注以不獻爲不饒多盧植庾蔚之以爲天降水潦魚鼈難得故不以獻或

謂水潦降魚鼈豐足故不饒益其多張氏則謂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彭氏則謂水潦暴至恐人因取

魚鼈傷生故不獻朱氏申則主難取之說陳氏澠則主易得之說而以涸訓降義案盧庾二氏及或說孔氏

正義兩收之詳玩鄭意當如或說蓋水潦既降魚鼈宜多難得難取皆與情事相戾故陳氏亦以易得釋之

第以降爲涸則亦非鄭本旨耳考王充論衡釋此二句云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變異之際臣子謹慎故不敢獻是亦以降爲水潦暴漲之意其言蛇蟲變化雖與注異然于養生之道事上之理具有精

思視彭氏張氏說又進一義皆說禮者所宜兼采者也

獻田宅者一句 書致之義孔氏謂圖書于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于尊者也已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

田宅著土須板圖書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禮家皆從此訓經義述聞謂上文操右袂操鬻齊操量鼓

皆指其所操之物若謂以圖書致其田宅則致下必加之字而其義始明且以上諸物皆可言致不獨田宅

也致當讀爲質劑之質周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注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今之券

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質要券契也此謂獻田宅者操書契以呈于尊者之前若上文獻粟者執右

契也淮南要畧約重致剖符信重致即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案質致同聲二字得相假借如襄三十年

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云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又曰或音致王

氏讀致爲質其說雖新而于義較協當從之

尊卑垂帨一句 帨鄭注云佩巾也垂帨謂磐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也胡氏銓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敬

也孔氏正義乃以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說已與鄭氏異張子則以尊卑垂帨爲高

下之節尊卑者高下也又曰尊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尊者磐折則卑者亦當然說又與孔氏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此只論賓主雖有尊卑而其禮一致耳若如孔氏說則賓主或一大夫一士不皆

垂帨與經背矣如張子說則賓主行禮安用侍者在旁摹仿乎讀此可見朱子質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

當磐折垂帨云云固以鄭注之文爲不可易矣

君子抱孫不抱子三句 抱孫不抱子指平日言不指當祭言下兩句是作記者推到後來見得孫與子其分

固殊也故張子云君子生之時爲祖者抱其孫爲父者不抱其子故死可以孫行爲尸而不可以子行爲尸

非謂孫他日可爲已尸而抱之也孔氏之意亦謂所祭者之孫可抱爲尸昭穆同也子不可抱爲尸昭穆異

也云爾方氏乃以君子爲祭主則似祭主抱尸不可解矣或疑尸不必抱曾子問又何有孫幼使人抱之

之說 欽定禮記義疏云曾子問孫幼則使人抱之使人抱非已抱也蓋大夫士避君尸必取無爵者

戶必正適所生必已無父又必無爵兼此三者而又卜之吉乃用則得其人甚難故或及至幼耳觀此則

曾子闢抱字與此抱孫抱字不可一律論矣

乘必以凡一句 乘必以凡鄭注云尊者慎也意謂尸尊其乘車也必履凡以登所以昭其慎重蓋指升車時

言與上尸必式指已在車中者不同孔氏顓達連上句爲訓謂凡在式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江氏羣經補義力辨其誤謂車是動物式上安得有凡且式上以虎皮爲帶尊者憑之未聞復憑凡也王登車夏官隸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屬斯石履之卑兮是也尋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于地也案昏禮婦乘以凡注亦以慎之言賈公彥疏云登車時也言將上車踐以登者王后則履石據此則曲禮乘必以凡與昏禮婦乘以凡同義孔疏乃以凡在式上釋之其誤實甚江氏駁之當已

齊者不樂不弔一句齊者不樂不弔鄭氏以爲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蓋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于齊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或疑致齊則不以哀樂易其心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方氏懋曰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爲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由此說觀之是齊之不樂不弔正所以致祭之哀樂固並行不悖也樂諸家俱讀爲哀樂之樂惟楊氏讀如字定禮記義疏祭統云耳不聽樂故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則楊得之但樂所以樂弔所以哀其義仍一耳據此則兩說可並存也

禮不下庶人一句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違于事且不能備物也孔氏正義禮謂酬酢諸禮不及庶民勉民使爲士也游氏桂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此說較諸家爲備陳氏澹乃據或人相遇于塗之說謂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禮不下庶人也黃氏震則以大夫所乘皆天子命車乘車之禮不爲庶人而下若國君見黃髮庶人而撫式則士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此以下字與上文數下字一例欽定禮記義疏云疏引白虎通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則文法自與刑不上大夫句相對陳黃二氏牽上文下字非正解而黃尤誤大夫士與君並式可乎讀此可見呂氏庶人愚且見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云云爲不失注疏本旨矣

前有水二句載鄭謂載于旌首以警衆也青青雀水鳥也呂氏大臨謂木色青青雀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青旌象之青旌之載鄭志等王贊問以爲是舉皮于竿首孔氏正義則以爲畫青雀于旌上而舉示之兩說不同經義述聞以作畫者爲是謂考工記畫之事鳥獸蛇也惟虎與龜繡則以其皮示旌故青與鸛鴻皆

不言皮至虎如言皮也貌貌不言皮者蒙上虎皮而省也經文界畫分明不得因虎皮之文遂謂青與蒼鴻亦是皮也又曰載如左傳載其旌以先之之載載之言植也立也載青旌者謂植此畫青畫之旌于車上不當如釋文作載字讀此辯甚精若從鄭作置皮于旌首則經當言載青千旌不得言載青旌矣青字或作蟻江淹詩青鳥海上游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海上人好青爲證而呂氏本作蟻是蟻即青鳥作蟻者其通假字耳今本高誘呂覽注以蟻爲蟻蟻此殆漢人不知蟻即曲禮所謂青鳥而妄改之過也

前有車騎二句鄭注鴻取飛有行列也孔氏正義鴻雁也雁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遙見有車騎則畫鴻于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王氏引之謂經文飛字涉注文而衍注所云乃釋載鴻之義非經文有飛字猶下載虎皮注云虎取其威勇也亦是釋載虎皮之義非經文有威勇字也故正義釋鴻云不直言畫而言鳴更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此專釋鳴字義也若鴻上有飛字正義亦必當專釋之乃但言畫鴻而不言畫飛鴻知所見本無飛字也案此論未的今正義于鳴蓋節畫作開口如鳴時下云下飛鴻亦作飛象此非專釋飛字而何況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此亦作飛鴻蓋文類聚通典白帖引此俱有飛字則經文本有飛字可知且以屬文之法求之車騎與塵埃對飛鴻與鳴蓋對極其工整王氏顧以郭璞爾雅錯鳥革曰旗注云此謂全劉鳥皮毛置之竿首即禮記載鴻及鳴蓋爲古本無飛字之證而疑藝文類聚諸書飛字爲後人據誤本禮記所加恐未足信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一句公諱鄭注以爲君諱先儒皆從之大夫之所有公諱謂君之尊無往而不伸也惟陳祥道禮書據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諱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謂大夫之名有衆所當諱者亦公諱也此以公諱爲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說與諸家爲異 欽定禮記義疏取之謂公諱固謂君諱然大夫易名之典出于君則亦君所諱矣故大夫之祖父而非大夫則不諱大夫之祖父嘗謂大夫而君賜諱者則于君所亦稱諱去位未諱而君字諱之則後于君前亦可稱其字諸侯之大夫雖有諱而稱于天子則亦名如鸞盆之稱陪臣書以天子未嘗諱之也然則陳氏云云洵足補先儒所未逮矣外事用剛日二句剛日甲丙戊庚壬也柔日乙丁巳辛癸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天子有事于文武祀也論語季氏將有事于顯夷戎也故鄭氏惟以祠兵釋外事其日出郊即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之意崔氏靈恩亦謂外事用兵之事內事宗廟之事也孔氏郊外郊內云云已非鄭意胡氏銓以郊社外事謂春秋郊用

辛爲變禮至陳氏又增巡狩朝聘會盟皆爲外事則失之愈遠矣然祀之與戎亦有不拘于剛日柔日者
欽定禮記義疏治兵之用剛日唯在出兵所謂宜于社而後出也田獵亦以習兵故詩曰吉日維戊
吉日庚午若布陳會戰則不能拘故武王癸亥次于商郊也內祭用柔日惟四時之祭爲然特牲所謂日用
下已也若有特祭則亦不拘故成王戊辰烝告周公其後至祭天地日月在二至二分所重在陰陽之始陰
陽之中不必復以日之剛柔辨陰陽周之郊用辛則以武王克殷辛亥日告于天宗上帝遂以爲一代之制
所謂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祈穀大雩皆用之並非春秋變禮若特告則亦不拘故周公營洛丁
巳郊戊午社也巡守之出傳無明文朝聘會盟則左傳所載剛日柔日皆有之未聞以爲外事而必用剛日
也

卜筮不過三一句 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孔疏一卜不吉又卜以至于三三若不吉則止筮
亦然也呂大臨謂不過三即易再三瀆瀆則不告之意崔氏靈恩乃以不過三爲不過三用謂大事筮龜並
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如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
從多逆少如是者皆至于三也吳氏澄則以爲一卜不吉雖可再卜再卜不吉雖可三卜然須俟他日然後
再卜三卜 欽定禮記義疏云金縢乃卜三龜是每卜必用三龜筮亦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不吉則止
不過二者如下上丁不吉則卜仲丁不可四卜上丁也但士筮上丁不吉即于此日筮仲丁大夫至上丁日
乃筮仲丁若卜尤重于筮三龜皆吉皆凶不再卜兩吉亦可用不再卜唯一吉則改期再卜如崔氏說則一
曰卜六龜九龜矣恐非不過三之義吳說亦止大夫禮七則不然也

卜筮不相襲一句 鄭注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筮也孔疏幾因也重也襲有二義大事則卜小事
則筮一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筮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卜二也若相因不止則神不告也方
氏灝以爲卜筮不過三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三筮之矣而又筮之是筮與筮相襲也陸氏
佃則據書三龜一習吉及卜不習吉云云謂龜可襲龜若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襲者
卜筮不吉又卜筮之 欽定禮記義疏謂二句相似而義別此謂三卜皆吉皆凶不得用更筮三筮皆
吉皆凶不得復卜也若有一吉猶得既筮不可卜大事若先卜亦不再用筮也以此觀之諸家卜若小事則
說均有所未備矣